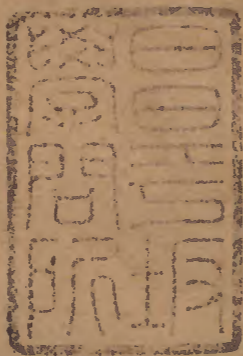


說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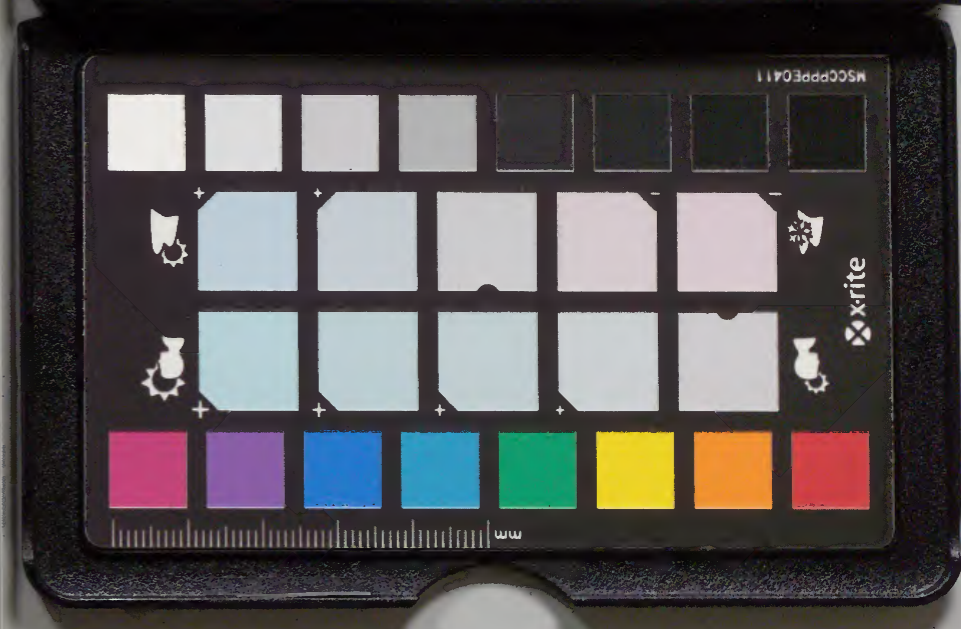
此之世七



			二 八 六 七	漢 書 門
一 〇	九 七	二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八 函	二 八 六 七	一 〇	七
冊	架	冊	架
			漢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67	
冊數	10 (6)		
函號	308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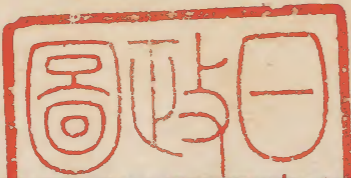
說類卷之三十

身體部

總身體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多則牖閉面
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
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續博物志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陰之數二四六八十蓋陽之數有
首而無尾陰之數有尾而無首是以陽會于首而不足
于足陰會于足而不至于首也蠡海錄



淺草文庫

陰陽生育

七損八益之說起于軒岐前人辨之亦已明矣然的指不離乎易數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乃數之極極則不生唯變化耳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間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齧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交八是以男子之生也八月而齒八歲而齧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于八女子少陰得八數其根實在于七也

蠡海錄

人全五行

人得五行之全故衆體具衆體具則無物不啖庶物得五行之偏故無全體則芻者不豢豢者不芻食粒者不嗜肉嗜肉者不食粒

人稟五行之全故五音備物不能得五行之全必有所偏受故因五音之發是以知其偏受且如巧舌之禽其爲聲也未嘗能悉具必有所缺也聽其所缺而後可以知其不全矣

俱蠡海錄

十月生形

計然云人受命于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鰈鱓胎

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爲肉肉爲指指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續博物志

名輩降生

房次律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庵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富韓公崑崙真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恐止可爲篇什粧點之助

清波雜志

異誕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

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弗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隣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姝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鵠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拾遺記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雉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

子引之尺餘

酉陽雜俎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遷于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與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之醮所又輟俸修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盼饗云

清箱雜志

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於吏部尚書

泊宅編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後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屋如蓋落葉委藉夫久安坐於上呼之即應乃以衾幘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

濫于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
惡員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陛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
求之特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勿勿忘記在某篋中
初發三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敷睛上軟帛纏護
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
器之自為劉勉中言 泊莊漫錄

身神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
虛監鼻神曰冲龍王舌神曰始梁 酉陽雜俎

相貌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
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
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
朴曰公為宰相以進善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
制誥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
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
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
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
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
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

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鶴林玉露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為即官時嘗遇視朔過殿有御史為巡使者法當獨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為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立殿門步行如常

髮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班鬢到班時已自

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山房隨筆

目口

人之目上睽動下睽靜為觀卦之象有觀見之義巽風動于上坤地止於下人之口下頤動上頤靜為頤卦之象有頤養之義震雷動于下艮山止于上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于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于下也錄

王戎視目睛不眩獨異志

人中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于鼻地氣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

言類 卷之三十一 六
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
人有九竅自人中以上者皆兩自人中以下者皆一若
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鑿矣 蠡海錄

鬚

魯直嘗言髯多而踈秀者必貴密而瘦短者必神氣不
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師曹貫道皆無鬚每指鬚多
者爲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過鞏洛間道傍有後唐莊
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像兩眼外皆
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惑歌兒
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候鯖錄

有一卽官年六十餘置媵妾數人鬚已班白令其妻妾
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爲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
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又進士李居仁與
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
爲李公居仁于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
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
昔日幡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墨客揮犀

喉

沙隨先生嘗云頃于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注項下吹曲
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

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
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
自空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
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有似此
人否 游宦紀聞

背腹

或問人身背為陽腹為陰何也曰此合天地之義也背
在後以應北北子位陽生于子之象腹在前以應南南
午位陰生于午之象 蠡海錄

手

醜事

唐來鵬有觀懺會夫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
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于竇下楊
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末年嘗置酒延下繪出其妻間坐
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盞可謂善
體物者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墨莊漫錄

指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或然
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
子孫肖其外氏 老學庵筆記

脾胃

脾與胃俱屬土土動則生不動則不能生凡畝畝之土耕鋤耘耨始堪播種乃能滋養不動則為荒土嘉穀豈能生殖乎是知脾胃亦必用動以養生目眦屬脾土開眼則眦動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又四肢屬脾寤則能飲食夜寐則不能飲食若或夜而不寐亦不飲食矣人壯則能飲食蓋動用多也人老則少飲食緣動用少也胃受水穀為太倉須藉脾氣之運而後腐熟水穀以化生氣血知脾胃必相資當運動而為功也

蠡海錄

肝脾脉

人身之肺位在於右而脉胗却見左手脾胃在於左而

脉胗却見右手此亦陰陽互藏其宅之義也

蠡海錄

足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對曰城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視之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

畫墁錄

毛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有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獨異志

五液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愧

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

續博物志

魂魄

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宮之位三居于東七居于西東為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為金主藏魄者肺也

蠡海錄

五味所入

天降五氣地產五味然味之生也必質于五氣五氣化而皆澹雨露霜雪之類是也則凡五味之微者兼氣存焉得天地之和也故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皆言其微者也至若酸傷肝苦傷心甘傷脾辛傷

肺鹹傷腎皆言其甚者也

蠡海錄

聾聵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牙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

劇飲而歸 東坡志林

疾病

山居之民多癭瘰疾癭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諸山郡多此疾瘰由淺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

此病也

盧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壯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者尤無

博物志

此病也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潛沉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是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者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故人有暴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嘿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

色
公眞
有不
顯死
生者

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予
曰有行乞于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
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盂之飯
不可以欺小兒怖生于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
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
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
而實痴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俱東坡志林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
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
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

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
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
每就枕即使雜奏于前至熟寐方得去人性固不能無
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
氣每作輒不能卧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
饒一日秋晚遊鵞湖中夕疾作篋中適不以藥行偶見
一易冊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
多愈于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避暑錄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
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

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
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
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
旅老婦慙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
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
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
啖物稍遲頓作悶絕懷中嘗置餅餌雖對官貴遇飢亦
便齧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文人終以此不幸無
人識其疾每爲哀傷

夢溪筆談

睡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
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旣無織物頗覺心志和悅
神宇凝靜有不得名者時聞鼠啣啣啣有聲亦是一樂
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嚙語或悲或喜或怒或
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常
在穎川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居後圃三間
小室旁無餘鄰左右惟一黥卒意况已如此嘗有詩云
城頭曉漏鳴丁丁窻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
汝南荒鷄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
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

詩類 卷之三十一 一三
異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不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 蒙齋筆談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窻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窻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卧看

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墻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

云晝寢當作晝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

癸辛雜識

夢

人之夢非神與物交乃竟與物接蓋開目爲陽魂居其位閉目爲陰魂離其位則有時乎與物接故寢而夢生焉神則處乎中如將帥爲一身之主離而外之則死矣故方士家出神則其生如死然若夫有化而爲二爲三五彼此皆能動靜者則又非純皆神矣或兼魂與魄也間有煉養初成出而不能返則死出而有滯則病又可驗故曰夢乃魂與物接也况夢之事雖皓首頽年未嘗

自以爲老也凡所歷多少壯時事亦可驗矣蓋魂爲少陽之氣也

蠡海錄

鍾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久不歸一日過城邑令延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于縣樓之時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

言類
卷之三十一
一五
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馳往視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俱樂善錄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室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鍾鳴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音聲接于人

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大常寺魯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

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東軒筆錄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

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

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東坡志林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桓帝建和初

言類
卷之三十一
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
往省之人曰宦游乎沙門乎曰以嗔故爲神然吾亦往
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廬山郊亭湖廟下廟甚靈能分
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
門乃不俱來也世高聞之爲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
多嗔至此業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嗔而好施故
多寶玩以縑千疋黃白物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
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
卧舟中聞風聲側枕微視波月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
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

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
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
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
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廬山囚首口雖不言十分
似九天竺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
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
示少游筆蹟

冷齋夜話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犇
窟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于無錫之梁溪明年臘
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

于毗陵崇安寺古柏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備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環緩節長歌一解頰滿引銅盃效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于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

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問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兩夾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巍巍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踈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綉非綉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

言類
往時梁漢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
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
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
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
顧視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戒跡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
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
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
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
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辭章教
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窻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

東嘗自爲予言之

墨莊漫錄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有儀衛
中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昏
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寵笑倩傍人
認繡毬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綉毬金鑰
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
舞腰拋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見燠爐舊日香
候鯖錄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遺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
住子暴疾其兄謙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

所高闕長廊金碧輝煥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爲誰傍侍者曰凌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無邊夢魂相遇因隨念珍重前生兄弟緣老人繼題其後曰處世休論大小年瀛關從此斷塵緣芝階雲露逍遙處羽蓋飛鯢不用鞭汝言復顧語曰佳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謙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謙之自傳其事甚詳

喉車志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余言官報日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聖觀蹙然引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重簾寂無人聲旣而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悟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卽宋之北狩也

癸辛雜識

卷之三十一

說類卷之三十一

人事部一

孝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虫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西京雜記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番終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獨異志

吳隱之兄晦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而死俱獨異志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老學庵筆記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卽瘥卽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遇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瘥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沈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甚叡明下淚凝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冊書爲日月字每服之卽平復于時

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鯁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刺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欲手自戮其屍旣而曰汚吾刀乃止俱墨客揮犀

孝義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媼妬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繪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遠遠指爲奇賞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

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卽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旣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媼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買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

言類
卷之三十一
三
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侄此爲次侄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卽命櫛濯盡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旣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豸嘆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群小置獄杖舂編置焉癸辛雜識

忠義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憲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船至瓜洲被刑無有敢理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事焦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撒之於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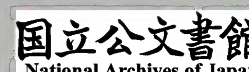
言類
卷之三十一
四
遭逢被虜拏，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
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死
葬海傍山上。山房隨筆

鄧中齊先生諱劄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
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
羸犢，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多，飛不起可
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
目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住兮壁
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于吳。宋
亡，遂客吳下，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為祠其祖
祢。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并館穀于寺焉。先生自
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于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
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其上世本業儒者也。而
先生于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
踈花間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
蓋所以輸寫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為刻其錦箋集行于
世。俱遂昌雜錄

義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



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于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于禮敬人甚懷之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毋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必伸問安之禮雖阨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先王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王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王嘆賞而行戮爲設祭而葬之

唐天祐二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庄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無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亦智也

俱北夢瑣言

清節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

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賓客致仕

石林燕語

登管不買土物大是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淨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嘆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淨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磁器者一人許君是也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搜採異聞錄

李侍即性清介簡重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遊燕一日微雪遽命出郊衆謂當召賓客為高會乃獨訪林逋

處士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買物及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而已

墨客揮犀

韓康公子宗武文叔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蟾奴康公身後家貲鉅萬妾盡携他適文叔恬然不較鄉里服焉

過庭錄

盛德

鄭太穆即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頤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岳頽真天子之牙爪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

言類 卷之三十一
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
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
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
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
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
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副
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衣服紙墨等又有
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
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律漢南之最
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

寵盼彌深郊思暮不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
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
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泪滴羅巾候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其詩
于座帥覩之令召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
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
是公制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蚤相示遂命婦
同歸至于帷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
自零陵來稱戎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
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今唱歌歌乃戎使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君送妓之什也。詩曰：寶釵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贖行，以書遜謝于零陵之守焉。雲淡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于色，不恡者罕矣。時人用為雅談，歷觀國相，挺持英雄，未有如于襄公者也。雲溪友議自王均李順亂後，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中櫛，自是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燬汞為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燬百金乎？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俾燬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嘆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行于私家，立命工鍛為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克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服其不欺也。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金一觔。

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遜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
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爾父有神術昔
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
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俱東軒筆錄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
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
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
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方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
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貨未
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

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窰以
得貨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
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
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
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
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庶猶三十萬
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鞆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
殺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旣久留將告歸復
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柝實縑于筐
酌酒於犖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賧請以此

為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為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請凡予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愧乎

釋史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械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老學子庵筆記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為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為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令儀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俊侄

言類
卷之三十一
傑傲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澠水燕談

陰德

周世宗性躁急果于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于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淮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于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宜哉

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于海有南海太守爲奏于朝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于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

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得一妾極姝麗名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衣冠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于使令之列也先其女嫁之

俱樂善錄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乃植三槐于第中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爲多少

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日久乃丐

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質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
納女公卻之請力不得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
見語之爾女無恙堅謂宿逋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
費囑求良配遂歸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侍丞相巾櫛
及嫁尚處子也汝霖與兄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
前輩于此等優爲之特今之人爲難能司馬溫公會魯
公各有事似此一時傳于世文不載

俱清波雜志

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
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
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閑意括異志

朱承逸居霄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
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
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
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
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于門朱因以好言論之
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于水於汝安乎幸吾
見之耳汝亟歸以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
當爲代還錢本可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卽如
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
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金榜第二人仕至

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著南陽活人書者服
子或即著萍州奇談者遂為吾鄉名族天之報善昭昭
如此 癸辛雜識外集

弘達

裴普公度為門丁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
曰吾徒僥倖至于此輩優與一資半給何足問也一皆
注定未嘗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猪
魚蒜逢着即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
類 玉泉子

達識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
其必選佳壻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韵
風流異常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
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
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
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
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勲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
務畝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
何其遠哉 杜夢瑣言

雅量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
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
曰是卿履耶卽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
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
之也

東坡先生志林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
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
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後徃徃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
祿奴乘間再拜而問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于某者皆
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公憫然語

學相
奴倣
官古
已如
此可
笑

曰我不欲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
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
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也念汝事我
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
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于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
泣拜而去

東軒筆錄

王文正大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墨埃投羹中公唯啖
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羨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
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

說類 卷之三十一
庖人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可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王者徹屋新之暫于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工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夢溪筆談

丞相龐公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

常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會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于庭下公并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墨客揮犀

崇厚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叙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服 石林燕語

剛直

平江黃埭張虞部家豪於財第宅甚宏壯張為人質直素不信巫恠之說每有興築不擇時日嘗作一亭掘地得肉塊混然初無割剝之迹俗謂太歲神張不為異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竟就基創且遂名為太歲亭文嘗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應者俄而所畜犬首頂其帽束帶其背而出左右駭愕張徐謂犬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于庭矣

睽車志

智計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厥之敗沙門彙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諳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鶴林玉露

李德裕大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吉甫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

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于是武相慚
求出鎮智計已聞于蚤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
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北夢瑣言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
倦于應侍有違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守衙軍
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
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皆杖春配之避

暑者錄

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鄉因謁告俾
伺察之潞公亦為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

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漢州且携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偽
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
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公柳舞盡春
風萬萬條至成都府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清波雜志

先見

一府帥得旨營治官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
欲曲盡其佳嘗聚畫工作倚畫謂不得牛骨灰塗壁則
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
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
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

究頁

卷之三十一 人事

言類 卷之三十一 十八
罷自此無敢言者于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
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 樂善錄

含默

如此忍言余實不能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士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
法可惜公不對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
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
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亦不答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三十一終

說類卷之三十二

人事部二

重名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使
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
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于
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
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
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贖梅詩一篇者其名重于時如此

歸田錄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一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鶴林玉露

延譽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彗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出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據言

識鑒

晉孟嘉未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于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獨

異志

唐蔡荆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于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關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

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
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北夢瑣言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
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
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
士大夫高其識

澠水燕談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
者翕然名重于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
誰登高第孫何及孫僅外復有丁謂未幾何僅連登狀
元謂亦中甲科其知人如此

澠水燕談

馮拯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
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極方十餘歲彈雀于簾前中令
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皇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
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
位馮後相真宗神宗位至侍中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
簡尚為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
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為宰相
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接
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今其數子出拜曰

願以老夫之故他日稍在陶鑄之末曾諫議致堯性剛
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座上見晏元獻公晏李
之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
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呂許公夷簡爲相日
文潞公彥博爲太常博士進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
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竦謫守黃州時龐
穎公司理叅軍英公曰龐司理他日富貴遠過于我旣
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俱東

軒筆錄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

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可隨我
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
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
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
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
自窻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爲文以爲有
宰相器未幾薦爲御史尋克壽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
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
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
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答書皆親筆書語皆稠

說類

卷之二十一 人事

登勤奉其敦篤如此 青箱雜記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爲祐曰外人謂劣丈若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莫爲相爲相則譽望損矣自稱爲劣丈未之前聞 清波雜志

賈昌朝始作國子監直講孫奭判監昌朝嘗候奭奭不出使人以唐路隨韋處厚傳示之曰讀訖乃相見既見奭曰知此意否足下異日以儒術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謂奭能知人然其名位則類矣而邪正則未也若止論

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 龍川別志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鑄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 歸田錄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

言類 卷之三十二 五
囊群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
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
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
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
一見噐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
墨頰指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
背旣而密語潞公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
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
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
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夢溪筆談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爲郡掾文莊識之異禮
優待而龐常有疾以爲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
之曰異日管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
曰已爲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于一等人中爲貧耳
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
書生爲是故也又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
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臯佩冷臨江
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
落猶成半面粉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
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丰骨秀重異日作宰

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
在河陽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
莒光蓋為是也

青箱雜記

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
自建州司戶叅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
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
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感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
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
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
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論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

少年一語
稍失便為
前輩所薄
如此

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
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
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如何公曰不曾
發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
也公曰始見其氣韵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
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輕脫君但觀之必止于此官志
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為叅政與有章有
舊乃薦為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
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
推官未幾卒于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
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朔
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
曰驥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
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
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驥至定治事畢瑋
謂驥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
言驥旣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
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
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
方當有警言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驥
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
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
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
歲極諫不已日以戰馬資鄰國已失計今更以貨殺
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
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
屢使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畫形容旣至觀之真
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
公其勉之驥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話乃元昊皆

如其言也

蘇相子容為南京察推時杜祁公尚無恙極器愛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何以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齒爵畧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末乃為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為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具杜公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石林燕語

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

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

老學庵筆記

林高閩福清人擢第終屯田郎中子槩亦擢第為集賢校理入儒學傳終于京師妻黃氏携其孤扶護將歸葬閩道出姑蘇時蔣伸侍郎嘗知姑蘇二子長子希次子旦方年十二三贅文上謁蔣大奇之留姑蘇給以戴城橋官屋後號儒學坊為葬二櫬于寶華山蔣公遣其子與二林讀書希字子言後為樞密旦亦為從官蔣之子即之奇字穎叔亦為樞密子言昆第六人希旦紹穎並

言類
登科遂爲姑蘇人

雲麓漫抄

品藻

漢帝問陳蕃徐雉袁宏孰爲後先蕃答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寒故宜爲先續博物志

李充子羨洛人家業賣餅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宣招館下隨任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聞見充曰范公奧蘊妙用某固難測相從累年但見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首肯回謂門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過庭錄

戒勉

公孫弘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尚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履以與之又贈其芻一束素絲一椀撲蒲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式倍式爲紀倍紀爲纒倍纒爲縷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椀撲蒲者以土爲噐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

言類
卷之三十三
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
撲滿一枚猗嗟盛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
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兩京雜記

說類卷之三十三終

說類卷之三十三

人事部二

安命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
於道上彛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會倉米二升每
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于縣鎮細民利二升之
給皆爲子養故一境闌子無天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
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
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彛曰人之淹速拙伸亦皆有命
今姓名已蒙記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

言類
卷之三十三
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東軒筆錄

守分

今之士大夫愧伍伯多矣

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涓陽為太湖縣伍伯

伍伯即今號雜識行

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此邑叅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此猥藉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

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嘆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史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肩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比夢瑣言

恬退

韓退之孔殘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即在

杜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殘為無是欲留之此姑為說以
 留殘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為殘計者耶殘時
 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間井田宅親戚
 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殘毅然剛決固已晚矣
 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魯祖和
 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
 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
 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
 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為美談也

避暑錄

禍福茫茫不可思大都早退是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

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期
 蛟龍作醢麟為脯何似泥中拽尾龜右白樂天遊玉泉
 寺詩李訓鄭注初用事公知其必敗輒自刑部侍郎乞
 分司而歸時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與好獵故及之而拽
 尾龜所以自喻也龍醢事見在氏麟脯事見列仙傳

真子

孫軍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鄆一日置宴詩廳

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

人到老不魯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
 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

言類
卷之三十三
三
岳不與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澠水燕談

樞相張公昇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及
第仕亦晚達皇祐中自潤州解官時已六十餘語三命
僧化成曰運限恰好去未得未幾除侍御史知雜事不
十年作樞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氎輕縹翛然自適
乃結庵於嵩陽紫虛谷每旦晨起焚香讀華嚴庵中無
長物荻簾紙帳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餘自撰滿江紅
一首聞者莫不慕其曠達詞曰無利無名無榮無辱無
煩無惱夜燈前獨歌獨酌獨吟獨笑况值群山初雪滿
又明月交光好便假饒百歲擬如何從他老知富貴誰
能保知功業何時了笑簞瓢金玉所爭多少一瞬光陰
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來携酒殢東風眠芳草

青箱雜記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
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侄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
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
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東軒筆錄
文潞公洛陽居第表象先舊墓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
旁羨地數畝為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四

姻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日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有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矚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志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耳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蒙齋筆談

歐陽修致仕居穎蔡承禧經由上謁於私第從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豈天下所望也歐陽公曰吾與世多忤晚年不幸爲小人誣讒止有進退之節不可復令有言而埃逐也今日乞身已爲晚矣小人蓋指蔣之奇也歐陽公在穎唯衣道服稱六一居士又爲傳以自序

東軒筆錄

宋時已如此當何如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予出入文忠公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籍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人言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嗜進者之戒。東坡志林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事錢忠公。一日群游嵩山。取穎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烟靄中。

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厨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還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為代。一日詔幕客遊宴。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眾不敢對。公取手板起立曰。以其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故歐公六十五既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志節為後生描画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穎陽。見山中石壁上。冊書神清。

言類
洞卽此時也

清波雜志

魯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鳥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東軒筆錄

祿豈湏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清波雜志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御史楊畏

是

論蘇故稽詔令蘇卽上馬乞退請致仕呂微仲謂蘓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蘓曰宰相有一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集禧觀使自熙寧以來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師者蓋異恩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

石林燕語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起田園粗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

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羨姿而長身時謂之沒興真武與文正長子監簿為友壻范氏處長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復續長姨忠宣因此疎之

過庭錄

李疆父為昭文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疆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靖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

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

言類
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
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
柴六伯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
矣俱鶴林玉

棲逸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
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圃牧曰
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見牧則搖尾牧
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獨異志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

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菓熟
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
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
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獨異志

楊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
以爲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使真方且遜名未暇
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
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龔勝老人言
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
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荷蓀長沮桀溺

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與。然每相與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爲此不可得。能爲黃叔度。其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千頃陂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於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蓀之徒。可也。

晉人賁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稽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才。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繫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真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

言類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
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
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
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
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
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值其間葉已
覆水雖無淙澗之聲然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
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避暑錄

章登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
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
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遊青城濯足水中
登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土寧答曰手持東岳寄
來書登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登果死其子襁亦
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
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予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
已而果然 東坡志林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疊石
溪而樂之復買地於旁以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
歸不能常有故有詩以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

今余既家於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顧戀不能去。而
余浩然自以爲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豈不快耶。遊

暑錄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上居鍾山謝公墩。自山
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
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而睡。徃徃至日晏乃歸。率以
爲常有不及。終徃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
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
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
隨其八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

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歎然若有疾。其家子弟
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
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雨巖相去
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徃。一榻所據。如荆公之睡。則
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
異。非余頽惰有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
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
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
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烈日。衣

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
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
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每食
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跣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
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
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盛暑屢過之
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
嬰兒役夫猶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崔唐臣閩人也與蘓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
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
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牕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
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
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
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卽已不求有餘差愈以應舉
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
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
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
舟幾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
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避暑錄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

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畧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什於舍下群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

群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素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

避暑錄

穎州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色人但謂之杜五卽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韞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

入
眞妙

桑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於人偶自
 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
 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為
 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
 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
 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
 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
 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
 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

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
 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
 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
 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喜遊唯
 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
 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
 官屬閑語輒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夢溪筆談

東坡南遷度嶺次于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
 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即入見茅屋
 數間二道人意象甚瀟灑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

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清波雜誌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米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自酒黃鷄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鶴林玉露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隣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不失其歡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鍾長柄畧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塋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已死圃中根荖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視他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履履堅韌革舄可穿履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蘇公

履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負債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為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蘓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為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蘓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為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銚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為

魏公
必不
可與
成功
素故
雲卿
力拒
其招

蘓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村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名邪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闐然從他徑排闥入惟

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
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文所紀蘓翁本
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
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為名之曰灌園庵蔣官紀

怪行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閩人以鄉行稱
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為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
公共薦于朝由是知名然烈行怪多偽蔡君謨母死烈
往吊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者也其所謂類如此後為妻訟其不睦事為監
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為諫官上疏救之曰烈
既嘗為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阻傷山林處
士之氣然亦竟坐罪石林燕語

簡傲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
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
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
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
相廳門雖丞即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招
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

無求
二字
受用
不盡

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嘆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墨客揮犀

偽退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進苟不遠道於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嗶嗶然以不仕為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於欲仕或不得問而入或故為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徃徃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

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什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不仕者也

避暑錄

說類卷之三十三終

此類卷之三十四

人事部四

豪縱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顏色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

北憲瑣言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

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一

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即君素未嘗接士大夫夫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憍然愚騃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夢溪筆譚

誕僻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餽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黥挾布橐皆斜

言類
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橐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濶疑之乃問淵材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鶴

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歛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鮒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魯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俱冷齋夜話

米芾諷諂好奇在眞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畧帖示之芾驚嘆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

難帶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
據舡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
竒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
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石林燕語

踈傲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
盧琢之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
宇獨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
謂叟曰大叅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
也遂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云更向上

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卽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
輿旋至方知是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
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通入泳乃自陳乖踈公亦遜
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劾十孟乃小懲也仍云
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慙灼無所容

杜夢
瑣言

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賜折朱鈕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
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

言類
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
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
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
吊焉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
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鶴林
玉露

感溺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
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
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

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
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
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
恐冷而歸
東軒筆錄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爲江西運判妻甯氏
卒適有魯氏子監洪州米倉卒於官其妻宋氏彭意欲
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
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紹
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人以爲必有偈頌乃
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續之際已設計賄牙僧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清波雜志

媼禍

近日劉兗州事類此可戒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為驚湍激船梁板漂通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

右歸秦慚恨伺隙刺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而克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媼其牽攬官陳某之婦陳為同列所戲耻而發怒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于今禁蒺藜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媼為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鑒哉

杜夢瑣言

唾鄙

今之言房術者皆夏侯長官之流傳耶亦鄙甚矣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頗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滿存

言類 卷之三十四
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勲臣爲
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
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婿羅嶠與僕相
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
相國之師乎

唐張昺尚書有五子文尉彛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
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
因嘉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
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
以投之冀其嘉餽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

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愈一
切如常餐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
不可况爲惡乎卽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
傷一也 俱此夢瑣言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沽激
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
語自晨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
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
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
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

真可笑

言類
卷之三十四
七
晒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饒民流離，况始入劔門，卽發倉賑濟。旣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爲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誥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爲人所笑」。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鬢

言之狀

墨客揮犀

元祐末宇文昌齡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頽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渥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璪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既三病三愈復命登對上而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詣政事堂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些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睥睨阿翁剗地却來也

晝瓊錄

紹聖元符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三十四終

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七

說類卷之三十五

人事部五

盛事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載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

時號楊三喜 據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

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

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

旦至暮吟咏不輟 因話錄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院學士其家自

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尚書祖洽榜聞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石林燕語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五相鄰居詩相賡和乃文潞公雷相王相二張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士風之厚自昔卿相間出故諺云吾鄉有宰相坊侍郎里

墨客揮犀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

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歸田錄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為是也

青箱雜記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昫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即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

言類
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
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
作畫圖傳 墨客揮犀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
後者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先者
清波雜志

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圃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
光祿應曰某四十六歲忠宣嘆曰爾好福人吾所不若
光祿愕然曰大人身爲宰相勲業如此而不若某何也
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

今年四十六歲而父母兄弟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
吾豈如爾也 過庭錄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樞密
逾二紀無功總之戚乃近歲事也 老學庵筆記

奇事

此事東軒筆錄作向敏中壻

畢文簡公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唯事蒲博時畢公
作相累論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
女壻皇甫泌適值邊庭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
奏值上內逼遽引袖起遙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
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公不敢辨唯而退泌卽轉

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青箱雜記

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打造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為妹壻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東軒筆錄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器為丁晉公築第後晉公敗藉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二為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饗其用哉夢溪筆談

王銑為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

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

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宗擔土事同晝瓊錄

身命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故一人授鄂州教諭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竊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

言類
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悞恐懼修省而然
耶樂善錄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
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末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
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清波雜志

定數

魏舒嘗詣野店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者
男耶女耶曰男年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
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
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後果爲三公墨客揮犀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
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
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
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
太宗病痢疾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
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因此疾卽具疏以乳煎葦菱方
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
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葦菱有效復進
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
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

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獨異志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卽負壁而立不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載相國張侍郎且至群盜當速去無驚貴人群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宣室志

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佻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仔細請詳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令窺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

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試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宣室志

大叅王公子明未貴時，待一倅闕，夫人嘗夢有人見呼

運使，恭人喜以語公公，亦自喜，將爲監司。後果爲浙漕

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於爲運

使妻爾

睽車志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皆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携，至五鼓，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者，亦其

前知然耶時公自叅知政事除蔡州黃魯直熙寧初宿
石塘寺寺有鬼霧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
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
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萊壯老人所宜魯直笑曰
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
直竟歿于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
直癡絕故欺之耶

冷齋夜語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竢汝
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
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

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
不覺失驚且嘆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
清正恬退以故老於銓曹常爲建陽令及替囊無建陽
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贊善大夫爲鎮安軍節
度推官鎮安陳州也官滿貧不能歸故忠懷遂爲陳州
人此聞之於忠懷之孫禪子正僕問子正爲幕職而帶
贊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
之自不可解

懶真子

劉卽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登科嘗夢有人提印
滿籃令已吞之滋有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得幾顆

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顛顛見於腹中後果歷十四任終

青箱雜記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入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損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夢溪筆譚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陳襄鄧溫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廟元祐初被召命坦求平生

不問卜中年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真寺僧造飯一鉢以禦饑不復置庖爨蓄奴婢閉門儵然讀書勸則默坐而已嘗一室忽自明有僧長揖而入與坐談玄久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仕進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暗如初坦求爲太常博士凡十年無他改除其後以久次移潁州吳王教授卒年五十七果符教授之稱

泊宅編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任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知秦州彭母尚無恙深疑其行誠告執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

言類
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名爭利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塵一聲鷄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先兆

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彬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飛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即除此官

因話錄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

北窓瑣言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宣室志

鄭綱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

言類
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
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蟾子滿
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

相酉陽雜俎

沈蒙老博士初爲太學率履齋生晨起盥頰已盆水尚
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踈葉萼相承宛然如畫次年
同舍登科者十餘人勝車志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
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黧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
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
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死未幾家籍
沒

相國王公縉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
尚早坐於榻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
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犬長尺餘質甚
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
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於踵豈非
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爲縉雲守也宣室志

丞相李宗閔太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
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躑

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
帝訓知之遂誣奏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
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宣室志

~~柳貴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請卜
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什地其不吉
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
什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諫

因話錄

馬尚書亮知江寧府秩滿將代一夕夢舌上生毛有僧
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尚書當再任已而果然青箱雜記

丁朱崖當政日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
愛一女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人卿等爲
擇佳婿湏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
生爲郡叅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卿博學
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尚主拜駙馬
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
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
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
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叅謀也未幾有海上之行籍
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澠水燕談

言卷之二十一
十一
翟公異叅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湏出也果驗
老學庵筆記

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後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青箱雜記

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一虎死食之殆半群鷄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宋宗惜其才卽徙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澠水燕談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爲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瓜跡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爲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爲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爲對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上生白芝三按

言類
卷之三十五
十三
酉陽雜俎芝白爲喪真甫當之

老學庵筆記

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故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寔戲談適會其死耳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無稽之言以爲笑端熙寧改元青子咨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卽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寔錄清波雜記

熙寧間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陳乞改名雍觀時王荆公當國怪其名無義理因問改名之故對云夢中神告如此固亦自不曉其義後其人之官一日自城還邑從吏卒行渡浮橋忽大風驟起鼓其衣裾盡沒淮水已而從者拯救皆免獨不得令事聞朝廷荆公曰向見此人無故改名且疑雍觀二字或有出處因閱山海經乃知其爲水官之名固慮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後縣僚或夢雍觀騶從甚盛往來淮岸疑其死爲水官也

睽車志

王審知治城有錢文惡之命剗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款於金陵旣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

言類
楊匡業。及其應也。

青箱雜記

薄命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五更後。惟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因話錄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

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夢溪筆談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

言類 卷之三十五 十五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冷齋夜話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為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者兩客乃爾可笑耶 冷齋夜話

撰詞見黜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鼇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律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娠鬻當

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葺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程史

有心失物

李士衡為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為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至海中

先類 卷之三十五 人事 六

言類
卷之三十五
十六
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
難免副使倉惶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便不暇揀擇約
投及半風息船定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
船底一無所失 夢溪筆談

說類卷之三十五終

說類卷之三十六

人事部六

早困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寺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
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
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
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
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據言

南中丞車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縷乘牝衛薄遊上蔡
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云南秀

說類

卷之三十五
人事

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眦睚之怨必酬吾雖位微幸當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報飯嫗焉轉黔南經畧使大更風俗凡是谿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譽先是椰子厚在柳州吊衡州溫潮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做前意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間向南亭醉南州變俗談撰駁史三十卷與馬史殊貫班書小異三國二晉以下之文多被攻難每於朝野確論莫能屈也

雲溪友議

唐段相文昂家寓江陵少以貧窶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鍾動輒詣謁食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遇伶僇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夢瑣言

說類

卷之三十六 人事

二

縣令
舉力
不
交

馮當世東未第時客餘杭縣為官逋拘窘計無所出悶
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為白縣令丐寬
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但見所留詩他
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遽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
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泊宅編

遭值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
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榮陽奇之勉以進修俾
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

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
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滄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
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
濟恤又知其連州人也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
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
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
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
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
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

北憲瑣言

世情

世情冷暖如此可笑

趙悼妻父爲鍾凌大將。悼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庶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既至，庶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悼得非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卽已及第矣。」妻之族卽撤去帷幃，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王泉子

利名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說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

劉聰聞當爲湏，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俱東坡志林

富厚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噐攻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其內寵者皆以玉噐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爲瓊厨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千

間竺性能賑生恤死家內馬廐屋側有古塚中有伏屍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餘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令人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旣畢歷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婦人所着衣皆布語糜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隣居常見糜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恠耶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有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

敢言也竺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貲財如丘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有青衣童子數十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旣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鸛數千頭養於池

溝中以厭火竺嘆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觔錦綉羶積如丘壘駿馬千匹及蜀破後無復所有歛恨而終

俱拾遺記

晉羊琇字維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便可熟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曰

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人啓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耳俱獨異志

訓儉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一塊而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

過數十錢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余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踈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

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
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
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鶴林玉露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
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其敝氈
縑被帳帟質素嗟美久之亟命輦帳具卧物以賜後之
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為師丁謂貪權怙寵歛蓄無厭南
遷日籍沒其貲苛賂異玩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
子相繼天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
皆取以為戒議者曰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

名禍咎遠矣侈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訾惡福亦
遠矣世有舍樂美而寧趨憂訾者信乎為惑也已

儒林
公議

奢侈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寒進貴為將相率愛奢侈楊相
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
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堞盛果
實坦欣然視堞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
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北

夢瑣言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

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
 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
 廁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
 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
 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
 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田錄

驕奢敗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
 博者勝揜口而笑適有三客遇樓下飛鳶御腐鼠隨客
 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
 犯何為辱我乃聚眾滅其家諺曰驕奢之災禍非一致

獨異志

說類卷之三十一終

說類

卷之三十一人事

乙

說類卷之三十七

人事部七

論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子所以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常堅王鉞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東坡志林

論孔子誅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頭方薄命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爲少正卯所誅矣

東坡志林

論鳴夷子皮

吳江三高亭祠鳴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犯衆

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鬼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其謀反疑其王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鳴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踪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品况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着不共戴天之讎鳴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鳴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

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覲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為異世之戒云。癸辛雜識外集

論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飲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鶴林王露

論李斯

秦下逐客之令，李斯在逐中，若不上書乞留，終身布衣

及其見留致位宰相父子俱戮政坐一書之故蓋斯因
倉鼠興感見逐上書則其志在利祿也與趙高謀殺扶
蘓立二世恐失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於
大戮誠可以爲貪利祿者之戒

隨隱漫錄

論漢高劉晏

史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庶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
反少庶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庶賈知取予貪賈知
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
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
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也此奇貨可居

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
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則商賈之權也漢
高帝捐其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
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
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庶賈
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

陋之小人

鶴林玉露

論張子房

子房不犯手做亦以漢高聰明一點即
醒若鄴侯之于德宗則不得不犯手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
年頗侶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

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攬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

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鶴林玉露

論韓信

柴慎微云淮陰信可謂忠矣漢待之何其薄也贊曰天下既定命韓信申軍法此乃信爲淮陰侯在長安奉朝請時也漢五年二月漢王卽皇帝位六年十二月執信於陳十二年九月伏誅且信之在長安也漢實囚之而乃能爲漢申軍法卽其忠可知矣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聲名使人畏之如此

不亡何待

懶真子

論巫蠱

武帝身為巫蠱所以疑人為巫蠱

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
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初
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
此最可笑云

東坡志林

論魏相

元城先生嘗與僕論魏丞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今追
錄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
殺三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薨識者以謂有天道焉且相

嘗謂次公醒而狂且以字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
以狂待之則宣帝之怒想必無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
其書中二千石議也執金吾議以為大逆不道然則中
二千石共議以為大逆不道獨執金吾一人耳百官表
神爵二年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不知賢者何人也必
醜邪惡正常為蓋司隸所劾者也賢不足道也獨相號
為賢相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獨不能為地
相可責哉

懶真子

論趙充國屯田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

言類 卷之三十一
零罕开爲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郡國千里行師遇虜輒止今罕开等羗亦烏合克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羗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羗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可笑

雲麓漫抄

論更生

韓子華爲閣長一時名公如劉元父玉介甫之徒皆在館職介甫最爲子華所服事多折衷於介甫一日館中會話論及劉更生介甫以當漢哀靡王莽擅權勢不復興而更生嘵嘵煩聒近不知時其中是非者相半子華繼自外至問曰諸公所談何事或以更生對子華問介甫曰如何介甫具告子華曰不然更生同姓之卿安得默默就斃哉一坐服子華至論 過庭錄

論梁冀郭崇韜

梁冀不顧清河王蒜明德屬親而立蠡吳侯以爲富貴

可長保然族冀者桓帝也郭崇韜知莊宗之嬖劉氏請
立爲后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爲自安之計至深至
厚然殺崇韜者劉氏也故君子守道德之正而禍福之
變豈思慮所能及哉

隨隱漫錄

論諸葛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
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
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
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
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

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
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
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
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
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鶴林玉露

論阮籍

阮籍旣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爲
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預以能遺落世事
爲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

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士。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乃遂至於是。籍何以獨得于昭。如是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為群蠱之處。視中吾謂籍附昭。乃視中之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類哉。避暑錄

論桓溫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東坡志林

論孟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東坡志林

論陶潛漢高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為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慚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

有答之者

冷齋夜話

論淵明五子

腐儒謬談娶妾豈為淵明累

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况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受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醒軒云安知雍

端非雙生子

懶真子

論五王與劉幽求

中宗駭貨五王不當復直是誅武后別立太宗子為得策

閱所曝碑冊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柬之尤竒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於前無所顧避耳柬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

以東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
得更有景龍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因姚崇不喜非崇不
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爲明
時蓋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
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
十冊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
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
田園者姑懟而云爾

避暑錄

論劉昌斬甥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
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
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欲引去從劉元佐請
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於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
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
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
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牧
欲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
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
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有不幸
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

名趙克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昌為將固多殺
正使有之猶不足為法况未必有聊為辯正以信史氏
之說 避暑錄

論唐八司馬

近日吾鄉王玄亭憲使亦有論著
為八司馬稱寃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皆見識卑下而附于叔文蓋
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特計出下下反為所勝
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
詆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
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伸矣 雲
蕘漫抄

論甘露事

元城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
踈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
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
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踈想見大抵色色
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且天下之
事有大于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無不為也若當時只
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疏畧如此宜
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 懶真子

逆德
知此

論馮道

此為馮道解嘲然道事四朝十一帝節義安在

世譏馮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
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
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釁懼無敢
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嘗以
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已欲兵
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迂
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
遣道為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
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

而行即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
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
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
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
大人也 青箱雜記

論周益公

周益公叅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
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
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
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

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祠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論古今事相符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蒸酈生耿弇破張步殺伏隆曹丕魏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輿摺裴晉公與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贖斬龐涓皆同畫漫錄

論君子小人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侄壻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庵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論文人好尚不同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俊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癸辛雜識新集

論譌傳事難信

事有一時傳譌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大吠村莊寺事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風關下今慶樂園卽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關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南園關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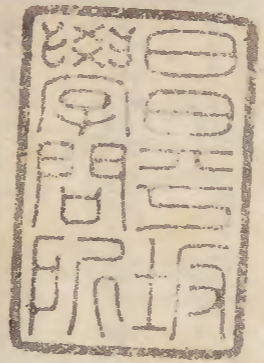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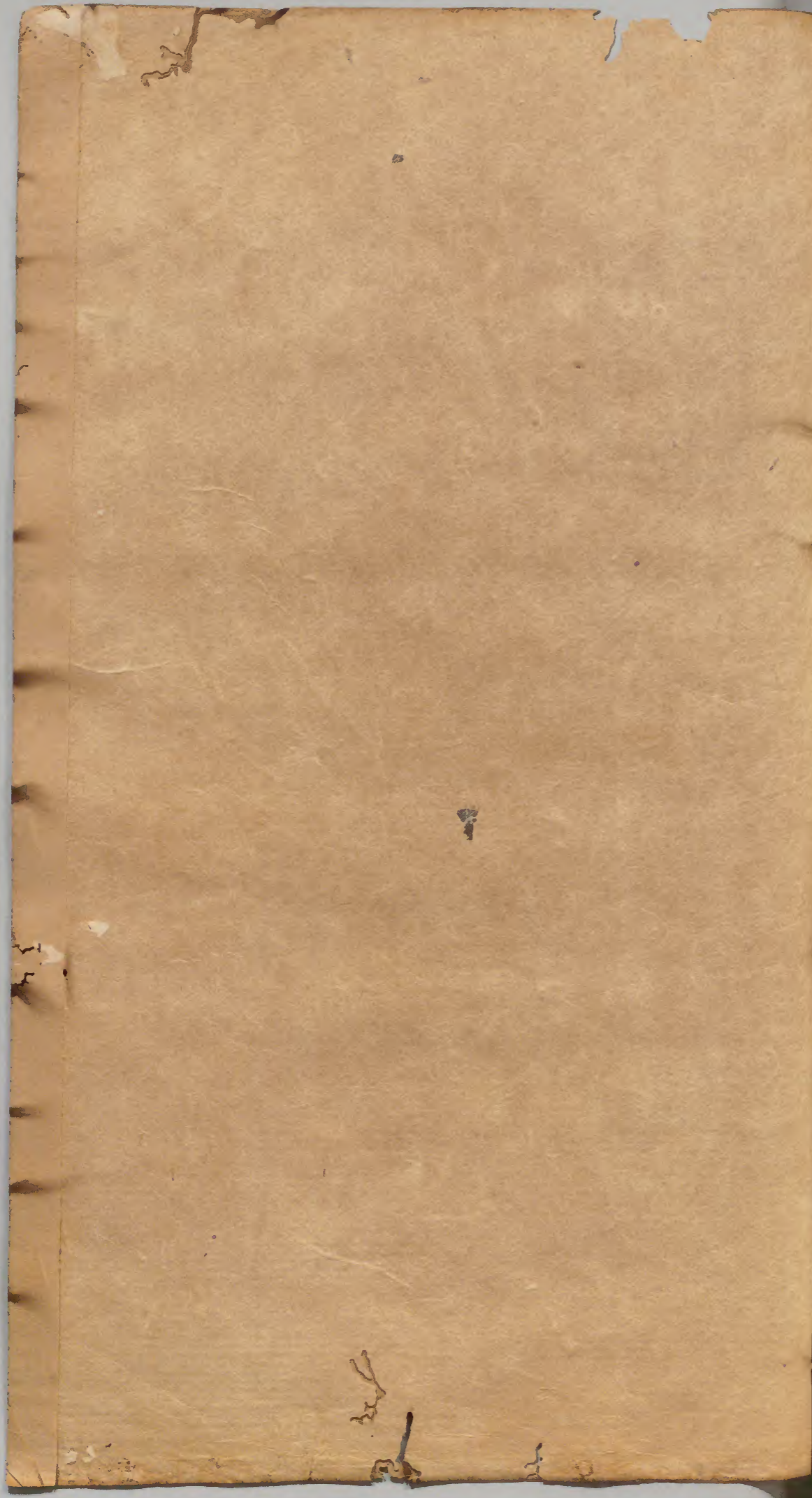
癸辛雜識外集

說類卷之三十七終

說類

卷之三十七人事

十五

The right-hand page of the book contains a table with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The tabl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smudges scattered across its surface. The lines of the table are thin and black.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discoloration and wear.

言類
卷之三十
一

